



華僑與菲律賓佛教

海外中國僧人是華僑華人社會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在東南亞的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以及印尼等國中，佛教僧人的作用更為突出。他們在海外傳播中華文化，興辦慈善事業、教育事業，對增進華僑、華人社會的互助團結，促進華僑、華人同當地人民的友好相處等方面均起着特殊作用。同時，他們同廣大華僑一樣具有愛國愛鄉精神，對我國興修寺廟古蹟、發展旅遊事業、興辦公益事業等方面也起着積極作用。是一支不容忽視力量。

菲律賓佛教起步較晚，始於清末民初。但發展很快，現華人、華僑中信奉佛教仍佔百分之七十以上，已有佛教寺廟二十多座遍佈菲律賓羣島各地。

由於菲律賓華僑，華人百分之八十泉州人，菲律賓佛教僧伽絕大多數是閩籍人，泉州僧人是一支十分活躍的隊伍。泉州是我國佛教最先盛行的文化古城，朱熹稱之為「此地古稱佛國、滿街都是聖人」^①。而且泉州僧人自古以來就有弘法海外的傳統。早在唐朝天寶十二年（七五三）楊州大明寺高僧鑒真和尚東渡日本時，就有泉州超功寺僧曇靜隨行，並在日本擔任戒師聖職。晚唐僧人智宣和尚出國參訪三十餘國，留印度達二十五年，直至梁開平元年才返南京。明朝永樂十五年（一四一七）三寶太監鄭和下西洋時第五次由泉州港出發，又有泉州僧人勝惠和尚隨行。明永歷

八年（一六五四）泉州開元寺僧木庵和尚，赴日輔助隱元和和尚共同創建日本三大禪宗之一黃檗宗。貢南大更者，成為日本黃檗宗的二世祖師，被稱為「二門甘露」。經他帶領赴日的有弟子慈岳定琛，喝禪道和以及泉州僧人悅山、雪堂、喝浪、東岸、獨文、大鵬等法師，均為日本黃檗宗一代高僧。是弘法海外一大盛舉。正如新加坡佛教總會會長常凱法師所說：「八閩勝地數桐城，一領袈裟萬里行。」^②

菲律賓自一五二一年麥哲倫率艦隊抵達後即淪為西班牙殖民地，在漫長的三個多世紀以來強自推行天主教，天主教成為菲律賓的國教，僅南部一部份居民信仰伊斯蘭教。華僑雖然沒有放棄本民族的傳統信仰，但各自信奉本土帶來的民間保護神，如福德正神，關聖帝君等。雖有數座觀音宮也只是「求簽問卜之所」，作為中華民族的傳統信仰和文化的佛教禪宗，長期未能在菲律賓傳播，甚至有部分華僑信奉天主教。這不僅華僑的正常宗教活動受到限制，總為在菲律賓要「求安祝福」從未見三寶齊備的佛寺而引以為憾^③，也不利於增進華僑的團結^④。直到一八九八年，美國取代西班牙統治菲律賓以後允許信仰自由，佛教在菲律賓才逐步活躍起來。

最早收履南渡的是泉州崇福寺方丈妙月和尚。妙月和尚是清末民初閩南高僧，他以提倡「禪農並重」，又有少林武功謫傳，

許國棟

身懷鐵砂掌絕技，精於正骨治傷醫道，因而名聞閩南和東南亞，被稱為「雙掌鐵羅漢、十畝老農禪」^④。一九一一年妙月法師赴菲弘法，並以武功行醫濟世而「名噪菲島」，但他疾志重建泉州崇福寺而返回泉州故寺。後來圓瑛法師也到過菲律賓均是短期逗留。

⑤ 到三十年代，華僑信仰受到尊重，菲律賓被稱為「佛教弘傳中無推行障礙的新化地區」。佛教在菲律賓才真正活躍起來^⑥。首先湧現出一支積極推行佛教事業的隊伍，是由華僑中的僑領和名流組成。其中以吳江流、鄭廣德、翁振文、陳宗泮、盧梅溪、莊恒笙和李秉傳等人為主。發起成立「中華佛教研究會」，並推鄭廣德出任首屆理事長。其宗旨在於宣揚中華民族文化，擴大民族信仰的影響。在該會發起下於一九三二年着手在馬尼拉市的那拉街興建禪宗寺廟，命名為「大乘信願寺」。這是菲律賓歷史上第一座佛教禪寺。並於一九三六年由鄭廣德、吳江流致函廈門南普陀寺代理住持性願法師，敦請他赴菲弘法。函稱：華僑盼望高僧弘法「如久旱之望雲霓」。並委托華僑林省余先生專程回國懇請。性願法師深為華僑懇切心情所感動，於一九三七年九月毅然渡菲，並成為菲律賓佛教的奠基人^⑦。

性願法師（一八八九—一九六二）原籍泉州南安。七歲持齋、十二歲出家，先後在寧波天童寺、泉州承天寺、廈門南普陀寺等著名寺林擔任聖職，與圓瑛、會泉並稱為福建三高僧。是一位難得的拓荒大德^⑧。

隨同性願法師赴菲的有廈門五比丘：如滿、覺定、真言、覺星、善覺。如滿、覺定等法師均為菲律賓佛教事業的發展作出過重大貢獻。

性願法師看到「大乘信願寺」十分簡陋，即着手擴建，並派隨行比丘回泉州請名匠雕塑三尊金身佛像，並購得「宋磧砂大藏經」全套。到一九三九年菲律賓已初具大乘佛、法、僧三寶，初定了

菲律賓佛教的基礎，結束了華僑各自信奉本土地方保護神的歷史。正如常凱法師所說、「至理歸時道始升，童真龍種始分明」^⑨。

性願法師渡菲弘法在華僑界以振奮心情歡迎來自故國的民族傳統文化和信仰。鼓起了皈依佛教的熱潮，僑界領袖、巨商名流紛紛頂禮於性願法師門下。其中有呂宋甲那端中華商會全體職員十五人的集體皈依、郭公惠、蔡孝煖三十人的集體皈依，先後皈依佛教三寶的有施性統、姚適崑、蔡金鎗、陳溫良、蘇行三、龔念平、蔡文華、周冰心等達一萬餘人^⑩。

佛教在菲律賓傳播後，華僑社會湧現出一以佛教修學為中心的華僑社團。除三十年代初率先成立的「菲律賓中華佛教會」，又先後成立了「菲律賓佛教居士林」「甲萬那端念佛班」，「宿霧居士林分林」「佛教居士林青年團」，「世界佛教聯誼會菲律賓分會」「佛教精進音樂團」「大悲觀世音法會」「中華大藏經修訂法會」「藥師法會」「佛金光學會」「佛教歲暮慈贈會」以及「參禪班」等。

為進一步發展佛教事業的需要，於一九三九年聘請鼓浪嶼日晃岩寺和廈門妙釋寺住持善契法師赴菲，一九四〇年又聘請泉州妙袂、妙門、瑞妙等法師赴菲，接着又聘請泉州高僧瑞今法師，隨同赴菲的還有妙欽、常悟等法師。瑞今、善契、妙欽等僧人到菲律賓協力弘法，對推動菲律賓佛教事業的發展起着巨大作用。

一九五三年，常凱法師由新加坡赴菲弘法。他是泉州三大叢林之一崇福寺僧人，崇福寺是閩南唯一延習少林武功的寺廟，常凱法師又得到師公妙月和尚，師父元鎮和尚等武術高手的謫傳，他在新加坡、菲律賓弘揚佛法同時傳授少林武功，在東南亞擁有眾多弟子，而且創建正骨醫院以武功行醫濟世，由於他諸多建樹，後來曾獲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授予的「人民共和國勳章」，現任佛教總會主席。七十年代，另一泉州崇福寺高僧元果法師由香港赴菲弘法，泉州崇福寺僧人成為菲律賓弘揚佛教的一支重要力

量。於一九七八年，在巴西市興建規模宏大的崇福寺^⑩。

一九五七年，華僑鄭廣德在菲律賓三寶顏興建福泉寺，並邀請泉州僧人傳貫法師前往住持，隨同傳貫法師抵菲的還有道聞、傳海等法師。五十年代到菲的名僧，有在菲寺廟建築作出巨大貢獻的二悲法師，有浙江著名僧印順法師。到六十年代又有廣純、善哉、瑞耀、心理等一批泉州僧人到菲律賓。

特別應該指出的是自三十年代以後一支泉州尼師隊伍活躍於菲律賓佛教界，成為推動菲律賓佛教事業發展與普及的重要力量，這支力量是以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初赴菲的瑞妙、心蓮、妙蓮為代表。先後抵菲的有妙樹、如意、桑蓮、慧香、修因、金姑、緣姑、淑珍、元敬、正義、秀琴、法和、法修、菜姑等。其中以文蓮師及其傳人廣仁尼師因致力慈善事業而受到菲律賓朝野的重視。

大批僧伽、尼師赴菲，佛教迅速遍及菲律賓各島，各埠寺院紛紛興建，繼大乘信願寺之後，一九三八年華僑蔡金鎗，莊祖武等人發起在離馬尼拉市一一七公里處甲萬那瑞創建靈峯精舍，作為教徒念佛奉法場所。一九四二年一月日軍佔領馬尼拉，佛教活動受到嚴重干擾，華僑在馬尼拉郊區山達安娜溪邊另建「祇園精舍」，供性願法師和佛教徒從事佛教活動的場所。後來華僑蘇行三，龔念平、吳宗穆、施生統等發起興建華藏寺。華藏寺是最典型的中國式建築寺廟，無論是雄偉殿堂，如雲的檐瓦，高聳的寶塔均無異於中國大叢林。且規模十分宏大，佔地共二萬六千平方公尺，單地價付資二十萬元。華藏寺興建成為華僑佛教進一步發展的新標誌。華僑把此當作盛事，紛紛捐款，名流富商紛紛捐款，其中包括蔡文華、張文彬、陳浩良、吳道盛等人。華藏寺於一九五三年落成，瑞今法師出任住持，妙抉法師出任當家。來自大陸的尼眾也都住錫華藏寺。華藏寺所在原是僻靜原野，寺院建

成後迅速成為別墅林立的華僑住區。

大乘信願寺因一九四九年為馬尼拉一場大火波及被毀，一九五一年改為鋼骨水泥建築，廟宇更為雄偉壯觀，瑞今師兼任住持，善契法師出任當家。一九五八年性願法師決定以信願寺、華藏寺作為菲律賓佛教發展基地，決定廢子孫廟制改為十方叢林，以利於中國來菲的高僧弘法。並定下規約兩院住持選舉產生，並限定任期。印順法師出任兩寺首座，並在信願寺大講堂開示「藥師如來本願功德經」，為菲律賓講經佈教法會的啟端。

在此期間，性願法師同時十分尊重華僑所信奉的民間保護神，如一九五二年怡朗華僑柯榮南興建關帝廟，性願法師親臨主持開光儀式^⑪。

至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日性願法師圓寂時，佛教在菲已十分興盛，瑞今法師在妙抉、善契、妙欽等法師輔助下領導着菲律賓佛教界繼續推進佛教事業的精進。現瑞今法師出任菲律賓佛教總會會長^⑫。

到六十年代，佛教寺廟已遍佈菲律賓全島各埠：瑞今法師興建普濟寺，由廣純法師出任當家。如滿法師在碧瑤興建普陀寺，並興建碧瑤佛教公園，由心理法師任當家。善契法師在宿務興建佛光寺，定覺法師興建蓮華寺，妙抉法師興建華丈寺，如意法師興建巴加乳拉普陀寺。

尼眾也在菲律賓各地興建大批寺廟。心蓮姑同瑞妙師共同興建靈鷲寺；後瑞妙師赴美國檀香山玉佛寺任住持。文蓮姑興建宿燕寺，由廣仁尼任住持。桑蓮姑興建觀音寺，元敬姑同正義姑共建海印寺，妙樹姑和宗蓮姑共建蓮花寺，秀琴姑創建天蓮寺，清和姑興建隱秀寺。

華僑和佛教徒興建的寺廟有三寶顏的三寶寺，三寶顏福泉寺。宿務的定慧寺和香光蓮社，碧瑤的觀音山，納卯的寶蓮寺，以及圓通寺，寶藏寺、蓮華精舍、佛教棲蓮堂等。

華僑還捐建其他佛教建築，其中有名的是一九五九年興建的祇園樓乘願堂和雙蓮池，一九六五年性公舍利海會塔等，華僑名流蔡文華、陳溫良、莊清泉、莊材潤、莊材美、莊杰華、莊萬里、吳江流、吳道盛、蔡金鎗、施維雄、施性統、李昭北、李昭拔、李昭進等捐資者達五百二十人^⑭。

隨着佛教事業的發展，佛教社團的組建，進一步增進了華僑社會的團結，特別是在兩個方面有突出的發展，一是慈善公益事業的發展，這是佛教寺院和佛教團體從事的主要工作之一，特別是施診所，安養院等慈善機構的成立，大大加強了華僑社會互助互濟活動的開展；一是興辦教育事業，是佛教界的突出貢獻。一九四六年性願法師就號召創辦華文教育，並委托華僑蘇行三、劉梅生、龔念平、高文顯等協助興學。並首創馬尼拉普賢小學，後來又創辦普賢中學，蔡梅邨先生出任普賢中學校長。宿務市也創辦普賢小學、普賢中學。五十年代又創辦能仁學校，由妙欽法師出任校長，後又創辦觀仁中學。七十年代傳實法師在三寶顏創辦觀音學校。另又籌資興辦三民學校等。這些學校均以華文教育為主。一九七二年在瑞今法師發起創辦性願紀念學院。推騰捷為學院主持創辦人，瑞今、覺定、妙欽、道澤等均參加籌建委員。並成立董事會，華僑巨商蔡金鎗出任首屆董事長，蔡榕樹出任副董事長。到一九七五年已有學生二百多人^⑮。

佛教在菲律賓迅速發展的主要原因是華僑對民族文化和信仰的強烈感情。而佛教能得到菲律賓朝野的接受和尊崇則是菲律賓佛教所奉行的「弘法利生，救世度人」的原則起着重大作用。

性願法師在菲律賓佛教開始傳播時就提倡佛教徒：「遵循佛理、安分守法，與當地人民善意相處，再籍佛教途徑加強中菲友誼^⑯」。他本着弘法利生的原則大量興辦大量公益慈善事業。佛教社團十分關心菲律賓人民的疾苦，為菲律賓政府分憂患。

一九四五年，盟軍光復菲律賓後，性願法師看到戰後菲律賓無家可歸的難民比比皆是，立即發起組織「佛教救災團」，並得到華僑社會的響應，籌款在各區難民收容所施糧、施衣、施藥。此舉在菲律賓宗教界起着帶頭作用，被譽是：「開岷市各宗教救災先聲，博得各界讚許。」自此救災成爲佛教的傳使命。後又成立「佛教歲暮慈贈會」專事救濟貧寒孤寡。一九六四年，又在華藏寺創辦佛教施診所爲貧寒民衆施醫義診^⑰。

最大規模的佛教慈善機構是一九七一年興建的菲律賓佛教安養院。安養院由瑞今法師和華僑蔡金鎗、李秋菴、蔡孝固等人共同發起，於一九七一年動工興建，佔地五千平方公尺，樓高四層。爲收容貧病老婦的所在，一樓爲佛教醫院，是義務施醫施診所，設有中醫診所和西醫診所，並附有隔離病房，由常川任常住醫師，並得到菲律賓名醫蘇民生、林嘉善的支持。另附設有兒童樂園、圖書室和靜養室等，被稱爲菲律賓「首屈一指，規模最大，設備最完善，且具有時代化的慈善機構」^⑱。興建期間捐資華僑先後達六百二十三人。

安養院的創辦受到菲律賓政府和海外各地佛教界的重視。一九七六年安養院舉行盛大落成剪綵典禮。舉行了十六天的「萬佛法會」，新加坡宏船法師親臨主持剪綵。香港福慧精舍的元果法師率松泉、達道、吉峯、超塵等法師專程赴菲主持法會。菲律賓共和國移民局長李亞·美拉示戈和華藏寺所在地嗎拉向縣長怡氏備里道等菲律賓官員均出席剪綵慶典。

一九七八年文蓮師姑的弟子廣仁尼籌建文蓮施診所，該所爲菲律賓八大慈善醫院之一，前總統馬科斯親自關心籌建情況。該院建成時發行文蓮紀念集，馬與科斯親自爲之題詞。一九八七年文蓮施診所因在地震救災和爲山區人民義診中作出顯著成績而受到科·阿基諾總統的表彰^⑲。

一九七八年菲律賓華藏寺印發「性願法師紀念集」時，菲律賓

政府官員紛紛為之題詞，集中地反映了佛教在菲律賓的作用和影響。

所有題詞均對佛教的傳播報予竭誠歡迎的態度。馬科斯夫人伊美黛稱讚佛教在這「以天主教的國家」受到皈依和尊重，今日佛教寺宇、佛教學校、佛教團體遍佈菲島各地。」而馬科斯稱頌性願法師「謙卑為人羣服務，一生以和平為最高理想」指出佛教是菲律賓國家中的「重要成份」對建立「仁愛的社會」，「合作和尊重人權的世界」，均「有所貢獻」。而菲律賓海關關長巴羅蘭(Farolan)稱性願法師的辭世「世界失去一位偉大人物」評價地在菲弘法是「發揚光焰了菲島佛教火炬」，留下「衆多寺宇蘭若，指引我們向和平，友愛這人類的最佳互相了解」。郵電局長披乍沙羅·丹那美(Felizardo R. Tanabe)稱讚性願法師的理想和貢獻「鼓舞在世界這個角落紹隆佛種」^⑳。

題詞集中以歌頌佛教慈悲為本，利生度世的思想對菲律賓精神生活的重大作用。馬尼拉市長南文·墨雅清(Ramon D. Bagatsing)表述得最為清楚，他說佛教對指引「超越人類有生以來追求物質享受的習慣」是「要起着偉大作用」，認為是受到「尋求偉大的智慧，與羣弟子慈悲無我精進的感召」，移民局長禮意氏稱「佛教」所惠給世人的無價之寶是安定人類和善良生活的基礎」^㉑。

特別是佛教的傳播一改菲律賓僅信奉天主教的局面，且提倡不同民族不同信仰友好相處，對國家的團結起着典範作用，這更受到各界要人的稱賞。加洛布市(Kalookan)市長阿里翰羅·披禮(Alejandro A. Fider)在題詞中表達最為明確，他說：「我們國家抱着一種固執，從三百年來所受天主教的殖民統治，自我隔絕，未能接受其他宗教。現在一些開明的菲島人士已認為就是佛教徒，也是真誠的兄弟。」菲律賓文化教育執事長兼僑教科科長怡世宜里示查(G. C. Evangelista)稱：「佛教在菲律賓不僅

為華人所信奉，而且灌輸於本國有識之士，……佛陀教導世人：應該心氣平和，思慮寧靜，不分國界，一視同仁」。華藏寺所在縣嗎拉向(Malalon)縣長邁那羅·怡氏備里道(M. F. Espirita)稱「在此國家廣揚佛法」使他認識到「並應致力團結各種不同信仰的一切人們」^㉒。

從以上題詞中，可以看到佛教在促進中菲人民友好，華僑、華人同當地人民親善相處方面起着積極作用。

華僑華人僧人具有愛教、愛祖廷的優良傳統，他們對重修祖寺，保護文明古蹟，發展旅遊事業作出重大貢獻。

早在清末民初，旅菲律賓和南洋的泉州僧人就興起搶救泉州三大叢林的熱潮。三大叢林中的開元寺建於唐朝武則天垂拱二年，承天寺和崇福寺均建於五代時期，是名聞中外的千年名刹。但到清朝後期均已頹敗荒廢。旅外僧人把重興祖廷為己任，正目如原承天寺住持云果法師所說：「佛門傾墜釋子之責」^㉓。其中圓瑛、轉道、轉物三法師在南洋募緣，又得富商王奕住、黃仲訓、黃念億資助，重修開元寺及東西塔。於一九一一年杖履渡菲的妙月老和尚，在菲律賓行醫濟世，籌募巨款重興崇福寺，並新建五觀堂、鐘鼓樓等大批建築為這古寺增輝壯色，具有杭州西湖靈隱寺的風格而著稱。云果法師在菲律賓、新加坡募緣、並得轉博、轉眼、瑞明等法師資助，集資二十萬銀元重修承天寺。他為此嘔心瀝血於民國初年辭世，享年三十六歲^㉔。

經搶救重建後的泉州三大叢林不僅重視異彩，甚至更加壯觀，但文化革命的十年浩劫除開元寺外，其他兩座名刹均被毀。崇福寺被拆毀改建農藥廠，承天寺被拆毀改建棉塑廠。旅菲律賓和香港的常凱法師，元果法師再次集資重建泉州崇福，旅新的宏船法師和何蕙忠居士發起重建承天寺。由於他們的努力三大叢林才得以保存，泉州才不失其為文化古城的光彩^㉕。

性願法師於三十年代也重修泉州百原寺。百原禪寺是明代建築，寺中有銅佛十尊，被稱為「稀世文物」。也於清末衰敗，性願法師同覺微大師發起重建，才不致古寺荒廢。文物流失。五十年代又匯款擴建，新建東西兩列廂房，東為佛學苑，西為佛教施診所。現稱為「銅佛寺」²⁶。

興辦教育和慈善公益事業是華僑僧人又一突出貢獻。興辦文化教育事業方面，性願法師表現最為突出。早年性願法師就十分重視培養佛教人才，同轉道和尚在廈門南普陀興辦佛學院，籌建鷺江景賢佛學社。在泉州承天寺創辦「東方倫理研究社」，在漳州南山寺創辦「僧伽小學」和月召僧伽學社。一九四八年他應邀回廈門南普陀寺主持千人受戒法會時，看到閩南地區的清修、菜姑等尼衆為數衆多，由於閩南輕視女子就學，大多缺乏文化，即發起創辦「覺華佛學苑」，培養為尼衆的學習場所。請印順法師為教務主任，陳延香居士任苑長，陳珍居士為教務主任。初辦於廈門太平岩，後遷泉州百原禪寺。有學員六十人，是開閩南尼衆學院的創舉²⁷。一九四八年，印順法師創辦西湖佛教圖書館時，性願法師也全力支持，按月供給經費²⁸。

抗日戰爭爆發後，旅菲僧人與祖國人民共赴國難投身到抗日救國運動中去。除了高僧圓瑛、太虛在南洋等為國宣勞，動員海外佛教徒支持祖國抗戰，並發起募捐籌款活動，性願法師匯款福州創辦佛教醫院救護傷兵難民。同時資助泉州花橋慈善公所，施醫施藥。特別是滙巨款交該所購米谷平糶給災民，至今為泉州民衆所傳頌。此外還滙款交寧波天童寺、上海圓明講堂、泉州承天寺、開元寺、崇福寺等佛教叢林舉辦追荐水陸道場，超度抗日軍民亡靈，表達了一個佛教僧人的愛國心迹²⁹。

一九四八年福州發生百年未有水災，性願法師籌款救濟，又命本宗法師創辦中醫師施診所，並培訓中專針灸醫務人才為社會服務³⁰。

一九八七年，文蓮法師傳人廣仁尼在泉州創辦文蓮施診所。泉州自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六年，先後收到海外佛教界捐款興辦公益事業達五千萬元，居華僑此類捐款的首位。

海外僧人在中國重興古剎名寺，發展公益事業，不僅促進了中國佛教事業的發展，而且維護了中國的旅遊資源，現在重興的古剎名寺均成爲中外遊客了解中國傳統文化，陶冶情操的旅遊勝地。

現在旅菲僑僧大都加入當地國籍成爲外籍華僧，但仍然在爲增進中菲友誼作出積極貢獻。菲律賓佛教界同中國一直保持著密切關係，交往十分頻繁。一九八〇年菲律賓蓮華寺住持定覺法師率「四大名山朝拜團」到中國朝香參訪。一九八三年菲律賓大乘信願寺居士蔡東南率「朝山團」來華朝山禮佛。一九八八年九月，菲律賓賓佛教總會會長瑞今老法師率領佛教團參加泉州小雪峯寺開光慶典，並參訪四大名山。

註釋：

①朱熹對現縣是泉州開元寺山門

②「泉州僑史」泉州華僑史學會編1982年第一輯327頁。

「中國佛教史」卷一中國佛教會編1991

「法音」1988年六期35-43頁

③二悲：「追憶師祖上人一段緣」「性願法師紀念集」206頁。

④太虛法師詩讚，保留於福寺的妙月堂，「妙月和尙紀念集」

⑤常凱：「妙月老和尙傳略」「妙月和尙紀念集」

蘇秋濤：「泉州佛教記述」「泉州文史資料」第八輯

⑥仰賢：「菲佛教安養院的記述」

張幼峯：「追感本性願公老法師」

「性願法師紀念集」180、337頁。

⑦覺醒：「菲律賓佛教開山者性願法師」

「廈門文史資料」選輯第七輯103頁

（下轉第13頁）

「云何生緣老死？謂彼彼有情，即於彼彼有情聚中，諸生等生，趣入出現，蘊得、界得、處得，諸蘊生命根起，說名生。髮落髮白，皮緩面皺，身曲背偻，喘息逾急，扶杖而行，肢體斑黑，衰退闇鈍，根熟變壞，諸行故敗，朽壞羸損，說名老，彼彼有情聚，移轉壞沒，退失別離，壽暖識滅，命根不轉，諸蘊破壞，夭喪殞逝，說名死，緣生故起，是名生緣老死。復次，大因緣經中，尊者慶喜問佛，老死有緣不？佛言有緣，此緣爲生，廣說乃至若無有生……有老死不？不也，世尊。若全無生，爲有施設老死不？不也，世尊。是故老死皆以生爲其緣，是名生緣老死，如是老死生爲緣，生爲依，生爲建立，起等起，生等生，聚集出現，故名生緣老死。云何發生愁歎苦憂擾惱？謂有一類，或因父母兄弟姊妹師友死故，或因親族滅亡都盡，或因財位喪失，便發自身猛利剛擴切心奪命辛楚苦受，彼於爾時，心熱等熱，內熱遍熱，便發於愁，已愁當愁心中愁箭，說名愁。復有一類，由上述愁故，而傷歎言，苦哉苦哉，我父我母，廣說乃至我財我位，如何一旦忽至於此？其中所有傷怨言詞，種種語業，說名歎，五識相應，不平等受，說名苦，意識相應，不平等受，說名憂，諸心擾惱，已擾惱，當擾惱，擾惱性，擾惱類，說名擾惱。於老死位，發生如是種種愁歎苦憂擾惱。云何如是便集純大苦蘊？謂於如是老死位中，積集一類大災、大橫、具大過患衆苦蘊聚。復次，無明苦蘊爲緣，起行苦蘊，行苦蘊爲緣，起識苦蘊，識苦蘊爲緣，起名色苦蘊，名色苦蘊爲緣，起六處苦蘊。六處苦蘊爲緣，起觸苦蘊，觸苦蘊爲緣，起受苦蘊，受苦蘊爲緣，起愛苦蘊，愛苦蘊爲緣，起取苦蘊，取苦蘊爲緣，起有苦蘊，有苦蘊爲緣，起生苦蘊，生苦蘊爲緣，起老死苦蘊，由老死故，發生種種愁歎苦憂擾惱苦蘊，故總說言：如是便集純大苦蘊。（阿毘達磨法蘊是論第十二）

(完)

（上接第19頁「華僑與菲律賓佛教」）

⑧「廈門文史資料」第七輯（選輯）103頁「泉州文史資料第六輯（選輯）58頁

⑨柯建瑞：「泉州佛教與海外關係拾零」法音 1988年六期

⑩蔡金鎗、劉梅生：「性公老法師菲島拓荒記」

「性願法師紀念集」272頁

⑪蘇秋濤：「泉州佛教記述」泉州文史資料第八輯

「法音」1988年六期

⑫「性願法師年譜」菲律賓華藏寺編印郭公惠。

⑬柯建瑞：「泉州佛教與海外關係」法音 1988年六期

「廈門文史資料」第七期

⑭⑮郭公惠：「性願法師年譜」菲律賓華藏寺版10-16頁

⑯蔡孝煖：「從種因緣贊性願上人」282-289頁

⑰蔡金鎗、劉梅生、性公菲島拓荒記」272頁

⑱廖賢識：「二十年來的華藏寺」性願法師紀念集」173頁

⑲陳明德：「性願法師後十五年來的華藏寺」性願法師紀念集」160頁

頁

「法音」1988年第六期

⑳㉑「性願法師紀念集」英文部，菲律賓華藏寺版1-34頁

㉒陳呈芳：「泉州承天寺述聞」泉州文史資料」第十七輯150-161頁

㉓「泉州佛教記述」泉州文史資料」第八輯「泉州承天寺述聞」泉州文史資料」第十七輯

泉州文史資料」第十七輯

㉔蘇秋濤：「泉州佛教記述」，泉州文史資料」第八輯

㉕「廈門文史資料」第六輯覺星「廈門南普陀寺名利介紹」

㉖「泉州文史資料」第八輯30-36頁「廈門文史資料」第六輯58-86頁

㉗星洲達明「追憶性願法師」性願法師紀念集」128頁

㉘「廈門文史資料」第七輯103-107頁郭公惠：「性願法師傳略」

3-9頁